

相约江滩公园

□ 杨祖刚

“半随春水半随鸭，三分柳绿七分静。”色彩缤纷，虫鸟争鸣，褪去了冬日的宁静，浅浅的绿意，淡淡的花香，无时无刻不提醒着，春天来了。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路欢歌到了新建的洪湖江滩公园。

江滩公园，运用现代城市设计理念以及中国传统造园技法修建而成。全方位整合了洪湖城市历史、文化、自然景观资源，把大湖生态旅游、排水闸水利工程、烈士陵园、城市传统街区、城市风貌地带、滨江自然风貌有机联系为一个整体，使城市滨江绿树成荫，重要节点景观丰富，高品质的生态体验、文化休闲、假日欢庆、健康漫步、儿童游乐、体育竞技等场所丰富呈现，全面落实深化了洪湖旅游城市的沿江景观用地格局，完美提升了洪湖旅游城市功能设施品质，景观形象与生态效益。

江滩公园种植花卉品种很多。木瓜花艳如梅花，香似海棠，婀娜多姿，清香弥漫，争奇斗艳，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春意如许，玉兰正红。红玉兰竞相绽放，红成一片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娇艳欲滴。桃花嫣然出篱笑，似开未开最有情。桃花是春日最旖旎的风景，粉的、白的、红的，竞相开放，灿烂多姿。一阵清风拂来，便会有片片花瓣落地，一不小心便会以为穿越到了金庸笔下的桃花岛，令人神往。杜

鹃盛开，万紫千红，生机勃勃，千姿百态，使人迷恋陶醉，感悟“春深似海”的清新怡悦。樱花争先恐后地怒放，看到如雪似霞的繁花绽放枝头刹那间，脑海中忽然划过王安石的诗句：“一破春水绕花身，花影妖娆各占春。纵被春风吹作雪，绝胜南陌碾成尘。”一眼望去，或粉或白的樱花，一团团、一簇簇，有着赧地打着花骨朵的，有玲珑娇柔地舒展开的，嫩黄的花蕊拥簇着娇绿的花芯，宛如新娘的头纱温柔地覆盖在树冠之上。远远望去，一片樱花掩映重叠，明若彩锦，云蒸霞蔚，分外妖娆。春风拂过，樱花在天空中似雪花纷纷飘落，有的零落成尘碾做泥，有的花自飘零水自流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花香，蝴蝶、蜜蜂在花丛中翩翩起舞，衣袖盈风的美女们在花林中摆着各种优雅的姿势，用镜头记录下人生幸福的瞬间。银铃般的笑声不时掠过耳旁，这一刻尘世的繁杂纷扰都已丢之脑后，剩下的是沉浸在诗画般水乡园林的安逸与闲适。

兼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它从古老的诗经中走来，穿唐风宋雨，沐一身诗意和风华意象。阳光下，有风一阵一阵轻轻地吹来，水波微兴，水天相接处绿障延绵，引人浩想。不到湖中去，怎知湖光深处有佳意？行走在蜿蜒曲

幽的塘埂，或畅歌一曲，或连声惊叹芦苇林中飞出的白鹭。水至柔，与水亲近，想来也是柔心满怀。仰天看空中飞翔的白鹭，它们姿态优美，自在翔集于天水之间，白色的弧线划过蔚蓝色的天际，留下美丽的剪影。所谓“烟径水涯多好鸟”，大概就是这般景致吧！

百米长廊，古色古香。遮阳避雨，小憩其间，风梳垂柳半堤绿，蝶吻天桃十里红。悠哉乐哉，爽心悦意。奏乐高歌，翩翩起舞，人行柳色花光里，身在荷香水影中。不是神仙，胜似神仙。三五好友，相约聚此，开怀畅饮，芙蓉出水邀千客，杨柳临风醉半堤，互致祝福，樱花花下送君时，一寸春心逐折枝。还有那座座亭阁桥榭，可谓：巧构津梁，续扬州亭桥奇趣；精修池榭，追吴郡园馆多姿。亭中多过客，天上少闲云。骚人墨客，多会于此。亭内悠然观碧水，人前无意逐虚名。恰同学少年，携心仪情侣，谈爱胜过梅苑，敲诗不亚兰亭。小桥流水，低吟浅唱，婉约多情。俯看，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；远眺，朝迎旭日一团火，晚赏余辉万缕霞。

江滩公园，有滋有味：当伊丽莎白觉得自己生活失衡了之后，经历一番波折，最终找回本心，也悟出了真理——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。这里美食众多，特色美食数

不胜数，一盘野生鱼就着二两燕窝酒，那味道，美妙至极。在这里，每一道菜都很讲究，每一种食材的挑选都有着自己的坚持，加上调味后虽呈现出酸甜苦辣的滋味，但食材本身的味道被完整保存，让人品尝后内心五味杂陈，自然而然会利用在这里的时光热爱美食、享受美食。

江滩公园，有声有色：在这里各方面感官都被调动起来了。听，清脆悦耳的是饱含乡土味的花鼓戏，花样层出抑扬婉转的是独具特色的皮影戏，唱腔顿挫精当别致的是平原湖区流行的俚曲小调。抗洪纪念碑前，林间亭内，德高望重的老者，温柔俊俏的少男少女引吭高歌，尽展风采。

漫步江滩公园，春意盎然，即使只一个人，也未曾有孤独感。放眼望去，江滩公园的美景历历在心，美食的味道萦绕舌尖。江滩似是上帝随意雕琢赐予人间的礼物，既精致，又带着娇憨的生活气息，谁又会感到寂寞呢？我相信，在春天里，与江滩公园相逢的感觉，竟是那股只如初见的永远。于是，我在漫天飞舞的花雨中为你执笔，把春天种在纸上，种在画里。在以后每一个追忆这里浪漫的日子里，都会以春天的名义，约你来江滩公园赴一场关于姹紫嫣红的花事，美食特色齐全的盛宴，唱醉希望田野的演出。

老师的目光

□ 李 晓

高中时期的宋老师是我6年前添加到微信里的，他当年教我历史。82岁的宋老师用的是老年机，做了白内障手术后，视力恢复了一些，但看书要用放大镜。宋老师的女儿给他买了智能手机，教父亲用上了微信。

那年我刚出版了一本随笔集，给宋老师送去了书，他很激动，双眼老泪斑斑。宋老师坐在家里那把有了几个破洞的老藤椅上，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了这本小书，他还用笔在书上勾勾划划作批注，如当年给我批改历史作业。有天，宋老师在电话里跟我说：“我想跟你谈一谈！”宋老师的语气很是诚恳，我答应了他。

我来到宋老师的老房子，老房子是30多年前买的了，没安装电梯，平时宋老师很少下楼，他在家用放大镜看一些历史书籍，或陷入藤椅里，眼神怔怔地思考一些问题。那天，宋老师跟我谈起了读我小书后的感受。“总的来说，写得很好！”宋老师挥舞着右手说。“但是……”宋老师突然

加重了语气，他跟我说起了我文章里思考的局限，文字上用词的不够严谨。我上前，摩挲着宋老师的手，他的手指头肥胖粗短，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。宋老师的手在不住抖动，他女儿告诉我，父亲患有帕金森综合征，这是一种因中枢神经系统退化性失调引起的肌肉运动障碍病。我起身，给宋老师鞠了一个躬，表达我内心的感动和感谢。这些年来，我在文字的田园里寂寞耕耘，如传统农耕的方式缓慢守拙，也时常感觉我文字的读者已如村子里的老庄稼人一样稀少了。我在寻找着冥想中的读者，这世上漫漫黑夜里的倾诉衷肠，有宋老师这样给我文字上的一个提灯人，我也是幸运的。

想起我那年到一个小镇工作后，年少轻狂，常常语出惊人。单位里的人见我整日趴在办公桌上，涂抹一些云山雾海的文字，他们忧心忡忡，长吁短叹。宋老师来到我单位的办公室，他给我送来了几本中外文学巨匠的书籍。宋老师说：“你多读读这些文学经典，慢慢吸收，对你写作是

有用的。”宋老师送来的这些书，我都读了，多多少少强壮了我文学上的骨骼。宋老师对我写作上的殷切希望，让我动情，也让我不安。这些年，我在一个人写作的僻静山野小径上，依然是寂寂无名。我有时甚至自暴自弃过，埋怨过自己根本没有写作上的天赋。有天，我跟宋老师谈起过这个话题，我说：“宋老师，我感到自己没写作上的天赋，我这辈子是不是走错路了？”宋老师缓缓起身，嗓音变大：“你怎么这样看轻自己，你写的这些东西，我都是认真读了的。你自己要相信自己嘛！”宋老师的额头上，有了细密的汗珠。

宋老师那语重心长的鼓励，让我心有归处。一个庄稼人抚摸着汗滴禾下土后收下的粒粒粮食，一个写作者面对浸透自己心血的个个文字，心情是一样的。

有次高中同学会上，人到中年的同学们搀扶着当年任教的老师纷纷来到聚会的山庄。事业有成的同学们向老师们汇报着这些年的情况，有官员的踌躇满志，有老板的财源广进。有一个坐在角落里

的同学，歪斜着嘴听着大家的发言，我见他低下了头。这时，宋老师招呼我，一同坐到了他身边去。这个高中的同学，当年是成绩优异的，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，毕业后到一家工厂上班，后来遭遇下岗，而今靠低保度日。这个同学有天突发脑梗，炼得一条性命后每天做康复训练，我时常见他在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摇摇晃晃走路，有时靠在树上喘息。宋老师知道这个事情后，还委托女儿去看望了他一次。宋老师还给他带去了一封手写的信。有天，我在这个同学家里读到了这封信，宋老师的字体倾斜，如一排排翩翩欲飞的小鸟，一个一个字，字字钻心暖心。

三年前的秋天，我父亲去世。在父亲的灵堂，来了几个颤颤威威的老人，他们给我那笑眯眯的父亲遗像鞠躬悼念。我在一旁凝望着这些老迈的身影，感觉他们血脉一样融入了我的生命。他们，是我那些健在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任教的老师们。他们，虽然不常相见，但已亲人一样融入到了我生命里。

乡情是号角

□ 林西

乡情是号角
只要有人吹响
我们会情不自禁
投入她的怀抱
其实呼唤我们的
不仅仅是眼前所见
有一段足迹是情感的源头
它一直都在汨汨流淌
也许一段缘的时间很浅
但它的根已经很深
我们只动了一下手指
它就枝繁叶茂

外婆的湖

□ 星海

盛满湖水，眼眸流动起来
长堤仿佛虚设
执意摸索的大湖人
与白鹭、棉凫一起穿行
阳光有多盛，荷花开的就有好多簇
茭花白，菱花的紫，串起日子
田螺姑娘的故事慢慢老去
外婆那年带我下湖
草窝子旁下卡子，白水里放丝网
早晨，浆声欸乃，船仓鱼儿跳，我也跳
欢乐种在湖的深处
多年以后，外婆的影子沉于湖水
置身大湖，我仍是一个襁褓
湖的岸，是外婆的臂弯

五律·三夏

□ 李其俊

丘原草木苍，三夏胜春光。
阵阵蝉欢咏，悠悠荷溢香。

园林瓜果满，田陇稻梁黄。
月朗娱诗酒，清风探竹墙。

